演說

上海飼鷄公司參觀記

▲▲▲商界注意

商界一分子投稿

閘北北四川路盡處　靴子路對面　有福建林郭二君　創辦之飼鷄廠　記者前在上海　以友人介紹　前往參觀　主人殷勤招待　一一觀覽　茲述其所見如下

鷄廠共地十餘畝　開辦伊始　已用竹籬圍入者　尚止一半　內起小樓三幢　主人坐臥治事之所　而孵卵室　即在樓下　室中有孵蛋機十五架　每架中孵一百二十蛋　有一火表　下通煤氣管　以取溫氣其溫度以華氏表一百零三度爲準　孵蛋機諸件　皆可自製　惟其溫度保險之機　非歐美不辦　現用之機　由日本購來　然其保險機　尚係轉購於美國也　保險云者　溫度若不足百零三度　可加火力　若過百零二度　機上自有節宜　無需特加注意　故謂之保險機　次觀鷄舍　一並十餘間　草舍前有空地周方繞以籬落　空地上植梧桐樹　後有大間之鷄舍　亦一並十餘間　舍前空地　亦較大　植梧桐樹　每方空地內兩株　據言桐樹夏日陰濃　可以避暘　冬日葉盡　又加剪伐　不礙陽光　既取溫暖　又藉日光消毒　鷄舍大者　每間容百五十隻　小者三十隻　掃除極爲潔淨

其鷄有意大利種　有美種　有法種　皆取其生產地之溫度　與上海相等者　其色有花有白　有與中國鷄相類者　惟有兩白耳　與中國鷄不同　神采色澤　較普通之鷄　潔淨健全　據稱各國注重選種　愈選愈佳　試取其鷄檢之　通體之一羽　各羽之一毛　均無疵病　可爲[illegible]與吾國隨常畜養之品　大有不同

亦有中國種之鷄　則自通州狼山　據言中國鷄　北方以良鄉爲勝　[illegible]南方以通州爲勝也　鷄之爲用　亦不同　有肉用者　有卵用者　養鷄營利　最宜卵用之鷄　意國產卵之鷄　每年至多能產三百枚　今公司所養之鷄　共千數百頭　平均卵用之鷄　每年每頭可得二百枚以上　其肉用之鷄乃備格耳　非生利之要品也　中國鷄　良鄉爲肉用品　通州爲卵用品　通州鷄卵　優於他處　但以較歐洲良種之鷄　則瞠乎後矣

再視其鷄卵　有純白者　係白鷄所生　有與中國鷄同色者　係花鷄等所生　其重量較中國尋常鷄卵或至三倍　蓋二倍爲常事　其體積恆與吾國鴨卵之大　或且過之　出售以十二枚爲一打　每打售洋二三角　然若購以傳種　則必經檢驗完滿　一另器裝置　每打須售洋三四元云

閱畢　向公司購一打　據言現有之卵　選美者孵之　其餘充食品者　早爲西人定購　一時無以應　須至陰歷正月半以後　生育繁盛之期　乃可廣行發售　主人又爲言　鷄卵爲用之廣　歐美不但充食　並爲製造品中　萬不可缺　以故供不數求　常購之我國　我國平常鷄卵　美國以銅元四枚購一枚　以三百五十枚爲一箱　運往美洲　每枚可售金元一角　故爲大利　又有將黃白分開　裝罐而往者　黃者約當白價二分之一云

園
二十五日　男女分座　[illegible]夜戲　[illegible]化總會籌賑（維德社
盧喜　小桂　于霞紅
金蘭　月
金　明　金
鳳　月　鳳
云　珍　奎
亭
趙來雲　金玉蘭　金玉琴
劉喜奎　張小仙　桂潤秋
小玉[illegible]　小玉琴　小玉寶

美國養鷄廠大者至費美金八百萬元 可見規模之大 日本近年猛進 全國已有數十處 皆用歐美種使之繁殖 今公司在中國 猶爲篳路藍縷 現有福開森路一處 西門斜橋一處 皆尙較本公司爲小 亦皆本公司之同志所創 惟楊樹浦有一徐君 養鷄已有八年 爲美國函授養鷄學校所畢業 最初以四百餘元購美國鷄十餘頭 作爲學理研究之用 八年之久 傳至三百餘頭 目的尙未在營業 將來擬於崑山設較大之養鷄場 該處已購地數百畝 徐君別有營業 如一品香番菜館等是也 近聞美國人在南京金陵大學 添設農科 中有養鷄科 實地試驗 擬請徐君爲顧問云 至成範公司 及諸同志 則皆就學於日本者也

又官養鷄所需用之機器 尙有假母機一種 假母機者 凡母鷄腹之溫度 爲百零三度 故孵蛋機之溫度從之 而蛋既成鷄之後 母鷄以翼庇之 其兩翼下之溫度爲九十五度 假母機即取九十五度之溫度以育鷄雛

乃孵蛋成鷄 需經二十一日 在孵蛋機之中 孵蛋室光線甚暗 據言鷄卵神經甚敏 見光則易於覓食 一卵之中 白爲將來皮骨 而黃則未成鷄以前之食料也 若覓食太勇 則未至成鷄 黃已吃盡 至二十一日 已經餓死 不能成鷄矣 故光綫亦宜有一定 至成鷄以後 不假母鷄卵翼 以免減其生殖之力 則必需有假母機 鷄在假母機中 須經四十二日 則成半大之鷄 可以入普通鷄舍矣 假母機式樣 如矮小之鷄舍 前半亦露頂 爲運動場 後半則蓋頂 爲孵舍 每一機可容百雛 今公司之孵蛋機 及假母機 均每月可得鷄二千隻之預備 資本若充足 設備尙可擴充 則獲利尤厚 另訂有預算章程 可供投資人閱覽 諸君以學力爲生利計 小試其端 已大可觀 必能一日千里 造成偉大之事業也

●國事要聞●

中日新交涉之警訊◉中日交涉情形 輿論界非常注意 誠以中國存亡所關 凡屬國民 宜無不熱血潮湧者 昨又探得中日交涉開始情形 事雖過去 當亦爲國民所急欲聞焉 特錄之如后▲當日置公使假滿來京後 越數日即通知外交部 言緩日須覲見大總統 向例公使返國後 於回任時 本可覲見元首 以表敬意 外交部當即據情呈明大總統 十八日日置公使由曹次長帶領覲見 見後彼此談論約數分鐘 日置公使即在夾袋中取出日本要求條件 親呈大總統 大總統閱後 極爲詫異 以向例無外交官向一國元首親遞交涉條件之事也 當答以此事緩日當交外交部答覆 日使聞言而退 翌日曹次長即往日使館 詰以中國與他國交涉 向由政府辦理 貴公使於事前 並未通知外交部 而於覲見元首時 貿然提出 未免蔑視中國政府與外交總長云云 日使聞言默然 二十日晨 乃親至外交部 提出正式條件 開始交涉 援日使於覲見時 竟向我元首提起交涉 外交當局 以爲蔑視

倒鋪底聲明

今有東安門外大街路南安慶德油酒店 茲因無力承做 現倒與范姓名下永遠爲業 有該鋪欠內外賬目 鋪保水印轇轕不淸等事 均有舊業主臧姓一面承管 不與新業主相干 特此明聲

新業主范啓

敬啓者 前於舊曆九月十二日 先恭[illegible]公辭世 辱蒙 諸親友賜弔並承 厚賻寵頒 歿存均感 [illegible]府叩謝 奈元因事前赴山西 恐於月內不克言旋 用以登報先行鳴謝 俟[illegible]

敬謝名醫趙雲卿　前因小女及三孫女染患爛喉丹痧曾請汪劉二醫生診治無效身故（[illegible]年報告表爲證）不幸又染七人後聞舍親崇茂竹處大小十一口均爲趙雲卿治愈當託轉請趙君診治予家大小七口又獲痊愈二家連活十八命恩同再造無以爲報特此鳴謝趙君寓大佛寺北路東　▲內一區小草廠傅英謹布

政府　吾謂實蔑視元首　嗚呼　日人輕侮中國之意溢於言表矣　▲又本社特派員雲俠君報告日置公使要求我外交部　與日使將中日新交涉　每日會議一次　聞陸總長已嚴詞駁拒　謂中國外交部爲辦理中國及各國交涉而設　非專爲辦理中日交涉而設　此事萬難承認　去後日使又要求每星期開會兩次　陸總長曹次長均答以尚須商酌云　▲大總統對於中日交涉異常關心　每日必以電話詢問陸總長交涉情形　聞前迎賓館開議後　陸曹兩君即馳至總統府　報告一切　並在公府晚膳至夜深始散云　▲某美人自山東來報告　謂日人在山東　異常桀驁　並言此次中日交涉　日人蔑視各國在華權利　英法俄皆籍口不言　惟我美國　則斷難坐視　外間喧傳威爾遜總統嚴守孟羅主義　其實不然　美人終當乘機調停　現在正在商權中　不日即當發表　▲據最近消息　俄德媾和之舉　業已成熟　日本恐俄德和後　或將移其經營西方之意　轉至於東方　因力倡日俄同盟　日德聯盟之說以間之　聞俄人以此次日本突然向中國提出對支條件　顯見有乘機攫奪利權之意　故與日本同盟之說　擬即作罷　與德國媾和之說　則力圖進行云

特赦黨人令之細則◉逃亡海外及逗遛內地各黨人　自奉大總統特赦令後　咸紛紛運動免緝　各處均靜候中央頒有辦理此項赦令之細則　方可解決　刻奉政事堂　會同統率辦事處規定　特赦黨人辦法　不日將次實行　茲將其要領探紀於下　▲黨魁特別鄭重　孫文黃興岑春煊陳其美李烈鈞柏文蔚等　於未謀叛時　會受中央獎給勳位之人　須親自投統率辦事處　立誓悔改　並取具保結　由辦事處呈送大總統核准後　宣布免予通緝　並量予錄用　以助民國之進行　▲黨徒斟酌辦理　其餘已授官職及未授官職之黨徒　有由中央通緝拿者　有由各省將軍鎮守使通飭拿究者　均由原籍督理軍務人員　或鎮守使斟酌辦理　著令各人親塡悔悟結　並附四寸相片　入卷備查　在一年之內　由各該地方官察其行爲端方　安分自勉者　得隨時保薦任事　▲徒犯解送回籍　各省地方官廳　自寧滬亂事平之後　陸續緝獲之黨人　除案情重大已經檢斃外　其餘半多判定徒刑　分別監禁　現不論有無親族投保　應一律提案重行鞫訊　如志願悔改者　著當堂具結　一面撮影　發交原籍地方官覓妥保釋放

本京新聞

代表赴部◉參政院前日指定汪大燮聯芳爲代表　赴外交部詢問中日交涉內容　茲聞汪聯二參政　前日下午三時　親赴外交部　由陸總長曹次長招待　座中並無他人　密談約二小時之久云

歡讌誌盛◉日來外省將軍及護軍使來京入覲者頗不乏人　徐國務卿因聯絡起見　特於昨日在政事堂邀請讌聚　擇其列席者　爲李參政經羲　樊參政增祥　倪將軍嗣冲　趙將軍倜　雷將軍震春　曹將軍琨　張護軍使行志　陸軍次長蔣尊簋　步軍統領江朝宗　警察廳總監吳炳湘　京兆尹沈金鑑等　共二十四人云

得賞銀兩●前清太傅現任民國國務卿徐世昌　十二月二十二日　蒙清帝賞銀一千兩尺頭二疋　徐菊人君於二十三日專摺在清帝前謝恩

點放軍餉●模範軍團團長由大總統自領　而以陳光遠副之　代行職務　己誌各報　月之三日　爲該團放給一月份餉期　大總統身著團長制服　在府內親自點名　以昭鄭重　見各士兵步伐整齊　精神煥發具徵訓練之功　大總統頗形嘉悅云

催遞賞單●皇室內務府廣儲司　因內廷各衙門當差人員　應領節賞銀兩　業經備妥　日昨己向各衙門催遞賞單　一俟到齊　即行開放

概不受禮●步軍江統領係舊歷二十五（今日）壽辰　聞兩翼五營　備禮祝壽　江統領一一璧回　槩不收受

幫辦辭職●皇室三旗侍衛處正堂那王前曾點派三等侍衛恩秀　充任庶務科幫辦　該員因現蒙大總統派充總統府侍從武官　特於日昨具呈　在那王前懇請辭職

履氷者戒●六號上午九點鐘　前門外西河沿五斗齋河沿　有義成煤棧伙計葛長林　履氷過河　走至薄處　忽然墜下　淹得褲袱皆濕　不能動轉　當經赶車劉某及巡警　將其拯救上來　己竟滿身濕透　其父赶到　遂將其抬往該棧救治　又地安門外烟袋斜街海龍源油酒店少鋪掌白得俊　日前早九時赴廣化寺送油　回時在什剎海河沿　蹓氷爲戲　不妨摔倒　立即昏絕　口漾血沫　當經第二派出所守望警士文俊瞥見　報告委長李長林　帶警文祿　前往撅斗　許久始甦　遂即攙送鋪內　鋪掌白長亮感謝非常　俗云　寧走十步遠　不走一步險　敬告履氷者　千萬以此爲戒

全案解廳●署長德政　及勸死嬰兒　己兩誌本報　茲經調查　某姓女業己調養健痊　於三號將全案人證　移送警察廳　轉解地方廳訊辦云

抄獲花烟●內右四區第四段巡長王印鍾　帶警李喜志那偲啓春福王文淩等　日前上午十一時　在宮門口路東二十四號門牌內　抄獲秘密賣淫　開燈供客　張馬氏劉捷三松姑娘陳崑山等四名口　連同煙膏煙具　一併帶區　訊明口供　轉解地方檢察廳判罰

捕獲竊賊●六號下午三點鐘　西單牌樓大木倉胡同成宅　有竊賊魯六　進門偸出兩大包袱衣服便跑　該宅僕人李順　追至大街　喊叫巡警截獲　一併帶往內右一區

發現命案●頃聞京西海淀藍旗營房西門外路旁　前天發現死屍一具　遍體血跡　形似被人謀害　又像是被路劫所殺　聞己經本地面呈報提署相驗　姑誌所聞　容再調查

買老何往●京西海淀娘娘廟住戶買世琪　年五十一歲　夫妻度日　並無子女　前因生計窘迫　夫妻小有口角　不意於臘月初三日買某出門　聲言買帽子去　至今未歸　四處尋找　渺無踪跡　此人身穿灰布大褂　藍布坎肩　頭戴氈帽　現在其妻終日啼哭　有知其下落者　請賜一信　功德不小　本人見報　千萬急速回家

緊要聲明　廊房二條路南瑞隆昌記玉局今倒與王厚齋永遠爲業所有瑞隆昌記內外賬目及鋪保水印轇轕不清等事均歸舊業主昌姓自行清理不與新業主相干恐未週知特此登報　新業主王厚齋啓

緊要聲明　今有久樂天澡堂[illegible]用錢摺於二月四號下午行至半路將此摺遺失外錢口袋一條如有撿去送到[illegible]頭條胡同路東謝宅如不送作爲廢摺　謝宅謹啓

古物陳列所春節售票減價廣告

啓者本所陳列古物薈萃珍美蔚成大觀冀供學術之研求且期世人之[illegible]前以新年令節特將存庋未經陳列各品量加更換並將票價減半當承名流碩彥迭袂來觀頗極一時之盛茲際春節特援前例將贈覽入門各券減收半價自二月十四日（即舊歷正月初一日）至二十日止（即初七日）　售票時間自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止凡我邦人自必樂於瞻覽以酬好古之雅願也特此通告

時局感言

某國之利用亂黨（愼公）

昨日某處得到報告　亂黨孫文等　在某國已與某國人商妥　陰縱逆黨　燒各處某國租界　某國人藉口進兵　逆黨則集全力直擾北京　某國人確交孫文等現款三十萬　以爲派遣逆徒之用　如是則彼提出要求條件時　要挾之言　非直恫嚇　且實行矣　非直不爲約束　且爲之煽助矣

愼公曰　政府有保衛全國治安之責　對於此事　萬萬不可忽視也

社會寓言

吃飯本事都忘了（我畏投稿）

滬上某名士　予之同窗友也　性滑稽　本東方曼倩者流　別後二載　頃者聚首於都門　遂邀予飯其家　予方食中　而某名士已食畢　予問之曰　足下飯量何以遠不如從前　對曰　子太糊塗　不懂世事　今人大多一入社會　惟知謀利　而生命必要之吃飯本事　反致忘了　某亦其一也　故食量祇有往昔之半　願子後日勿蹈此轍也　初聞其言　雖似滑稽　而味之則深有寓意　因感而誌之

商界須知

廣告之利用（市隱投稿）

某商近擬一業　先印刷廣告數萬紙　紙之大小長方麤細　各不一致　人多怪之　及屆其開幕期　則以少數者派人沿街散布　或張貼　而以多數者　投諸市中各小舖　以供其包裹之用　彼小舖方欣然受之　而不知暗中已被其利用　蓋較諸沿街散布　或張貼者　尙有派人之勞　而其傳達力則尤廣　此亦由廣告學中研究而有得也

諧評

陳陳相因（老孫）

巴拿馬賽會局人員　放洋已在即矣　其固有之監督　人所共知爲陳琪者也　而今忽增添兩監督　一爲臨時駐美賽會監督陳錦濤　一爲駐滬賽會監督陳承修　以一機關而有三監督　奇矣　而三監督又無一非姓陳者　尤奇

記者曰　此眞所謂陳陳相因者矣　毋亦賽會當局　深有感於吾國工藝之不進　不能與人爭新而競異也　故託此以爲吾國人諷歟　不然　何其巧也

命令

（中華民國四年二月六日）

大總統策令　陶琪王景福均給予三等嘉禾章此令　王瑚蔡寶善均給予四等嘉禾章此令

評講聊齋

崔猛（九續）

尹箴明

悲喜實訴　趙徘徊良久　仍令下獄　囑獄卒善視之　尋以自首減罪　充雲南軍　申爲服役而去　未期年援赦而歸　皆趙力也　既歸　申終從不去　代爲經理生業　予之貲不受

近日過沾賤恙　始於感冒風寒　誰想小病一纏綿　又把雜務勾犯　白晝腰酸腿痛　夜間咳嗽不眠　賽殯雖具等祭筵　幸而稍能下嚥　那位說　爲什麼開嘴　又說西江月呀　不瞞諸位說　在下本就是這們個有今兒沒明兒的人　（其實那一位　早晚也離不開這一句　因這兩個字　是普通活動字兒）　本年入冬以來　（可不是[illegible]）　託賴福庇　幸未大喘　不想這兩天着了點兒涼　居然三天沒起炕兒　故此有好幾天沒登這門聊齋　現在報紙上招這門說的　就剩下不才區區了　我不聲說明白了　好像我拿喬似的　實在是這兩天真不能動筆寫字　故此隔了兩天　今天嗐們說明白了　這就說書　却說崔猛跪在堂口　衙役退去　自己一抬頭　見上面坐着的　正是拜弟趙僧哥　這點兒書　要照瞽人詞說　可就開下舖子活嘍　總得倒回來　由僧哥與崔爺分手回家　怎麼種莊稼收成的好　又如何送入南學念書　怎麼趕考　怎麼中　說到這兒　至少得十天　您瞧着也似有理　可就不管好朋友崔爺跪到堂口怎麼受　不但崔爺受不了　趙爺坐着也受不了　要是那們編書　不分事情緩急　太沒眼色　所以才管他們叫瞽人詞　聊齋原文雖然不敘趙僧哥的事　諸位決不嫌脫略　這就是文法簡捷的地方兒　閒話靠後　却說崔爺既認明堂上坐的是拜弟　可也不敢冒叫　立刻眼淚倒流下來啦　眞是悲喜交集　方把自己所做的事　從實訴說了一遍　這位趙部郎坐在公案上　沈吟不語　怔了會子　這才把衙役喚上來　吩咐照舊下在獄中、然後把獄卒叫到堂上　囑咐不准虐待崔爺　本是認了頭的官司　也沒多少希望　在獄中過了些天　忽然接到臬司批文　說崔猛貪夜殺死某甲一案　本應按律償命　姑念自行投首　恐連無辜　於死罪上減一等　改爲充雲南軍　這道文書一下來　本縣的人　素日跟崔爺有感情的　自然都很是喜歡　惟獨李申　一聽見分外的喜歡　好在如今是一身無罣礙　藉此正可報恩　自己預備了點兒盤纏　跟隨崔爺的解役　一同上路　沿路服待　眞比雇的下人還得力呢　到了該省　如何投文　分置配所　自不必細表　一展眼又是半年多的光景　恰巧明朝崇禎天子有喜詔　大赦天下罪人　崔猛這一案　居然援常赦之例　赦免回籍　諸位別聽崔爺這官司打的這們得勁兒　這內中可就全仗着這位老趙的鼎力了（怪不得人人都張羅拜捫子哪）書說簡斷　崔爺奉到赦旨　該省自然將他釋回　李申是義務長隨　自然也一併回籍　這一天回到建昌　李申如今也無家可歸　就在崔猛家住下　替崔爺經理一切財產　崔爺這一天要開工貲　李申是一定的　不受

（未完）

東安市場上
雲中鳳
何佩雙
每位四吊八百